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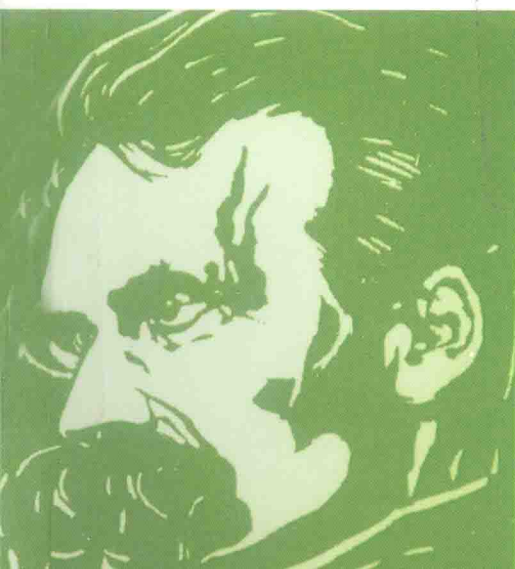
大字版

[德] 尼采 著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

◎ 周国平 译



尼采研究权威周国平翻译并撰写导读，
完美再现原著平实而不乏诗意的风格。

中国盲文出版社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德国]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大字版) / (德) 尼采著;
周国平译.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02—4906—1

I. ①作… II. ①尼… ②周… III. ①叔本华, A.
(1788—1860)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6452 号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著 者: (德) 尼采
译 者: 周国平
责任编辑: 包国红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91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4906—1/B·215
定 价: 20.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265
销售服务热线: (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译者导言：哲学·人生·时代 / 1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 1

一 成为你自己 / 1

二 回归简单和诚实 / 8

三 叔本华的范例 / 21

四 负着人的形象上升 / 39

五 自然为何要产生哲学家 / 56

六 现代文化与自然的目标背道而驰 / 67

七 我们对哲学家承担什么责任 / 93

八 把哲学从学院里驱逐出去 / 103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①

一 成为你自己

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应该听从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懒惰和怯懦是使人不能成为自己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自己负起对自己人生的责任。你所珍爱的一系列对象向你显示了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它们组成了向你的真正本质攀登的阶梯。

一个看过许多国家、民族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旅行家，若有人问他，他在各处发现人们具有什么相同

① 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 为 *Unzeitgemäesse Betrachtungen*（《不合时宜的考察》）系列论文（共四篇）的第三篇，写于1874年，同年出版单行本。原载《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第1卷。原文各节只有序号，标题和内容提要均为译者所加。

的特征，他或许会回答：他们有懒惰的倾向。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他说他们全是怯懦的，他就说得更正确也更符合事实了。他们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极其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他明白这一点，可是他把它像亏心事一样的隐瞒着——为什么呢？因为惧怕邻人，邻人要维护习俗，用习俗包裹自己。然而，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人惧怕邻人，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他自己呢？在少数人也许是羞愧。在大多数人则是贪图安逸、惰性，一句话，便是那位旅行家所谈到的懒惰的倾向。这位旅行家言之有理：人们的懒惰甚于怯懦，他们恰恰最惧怕绝对的真诚和坦白可能加于他们的负担。唯有艺术家痛恨这样草率地因袭俗规，人云亦云，而能揭示每个人的那个秘密和那件亏心事，揭示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这样一个命题，他们敢于向我们指出，每个人直到他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这样严格地贯彻他的唯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像大自然的每个作品一样新奇而令人难以置信，绝对不会

使人厌倦。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蔑视人类时，他是在蔑视他们的懒惰：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显得如同工厂的产品，千篇一律，不配来往和垂教。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他应听从他的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每颗年轻的心灵日日夜夜都听见这个呼唤，并且为之战栗；因为当它念及自己真正的解放时，它便隐约感觉到了其万古不移的幸福准则。只要它仍套着舆论和怯懦的枷锁，就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帮助它获得这种幸福。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解放，人生会是多么绝望和无聊呵！大自然中再也没有比那种人更空虚、更野蛮的造物了，这种人逃避自己的天赋，同时却朝四面八方贪婪地窥伺。结果，我们甚至不再能攻击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空壳，一件鼓起来的着色的烂衣服，一个镶了边的幻影，它丝毫不能叫人害怕，也肯定不能引起同情。如果我们有权说懒惰杀害了时间，那么，对于一个把其幸福建立在公众舆论亦即个人懒惰的基础上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担忧这样一段时间真正是被杀害了，我是说，它被从生命真正解放的历史中勾销了。后代必须怀着怎

样巨大的厌恶来对付这个时代的遗产，当时从事统治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徒具人形的舆论；所以，在某一遥远的后代看来，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是历史上最非人的时期，因而是最模糊、最陌生的时期。我走在我们许多城市新建的街道上，望着信奉公众意见的这一代人为自己建造的所有这些面目可憎的房屋，不禁思忖，百年之后它们将会怎样地荡然无存，而这些房屋的建造者们的意见也将会怎样地随之倾覆。与此相反，所有那些感觉自己不是这时代的公民的人该是怎样地充满希望；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一同致力于杀死他们的时代，并和他们的时代同归于尽——然而，事实上他们宁愿唤醒时代，以求今生能够活下去。

可是，就算未来不给我们以任何希望吧——我们奇特的存在正是在这个当下最强烈地激励着我们，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法则生活。激励我们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我们恰恰生活在今天，并且需要无限的时间才得以产生，我们除了稍纵即逝的今天之外别无所有，必须就在这个时间内表明我们缘何和为何恰恰产生于今天。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因此，我们也要充当这个人生的真正

舵手，不让我们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我们对待它应当敢做敢当，勇于冒险，尤其是因为，无论情况是最坏还是最好，我们反正会失去它。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一块土地，这一种职业，为什么要顺从邻人的意见呢？恪守几百里外人们便不再当一回事的观点，这未免太小城镇气了。东方和西方不过是别人在我们眼前画的粉笔线，其用意是要愚弄我们的怯懦之心。年轻的心灵如此自语：我要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试验；而这时种种阻碍便随之而来了：两个民族之间偶然地互相仇恨和交战，或者两个区域之间横隔着大洋，或者身边有一种数千年前并不存在的宗教被倡导着。它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谁也不能为你建造一座你必须踏着它渡过生命之河的桥，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这么做。尽管有无数肯载你渡河的马、桥和半神，但必须以你自己为代价，你将抵押和丧失你自己。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走。它通往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路还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① 说出这个真理的那个人是谁呢？

^① 克伦威尔语。

然而，我们怎样找回自己呢？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他是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东西；如果说兔子有 7 张皮，那么，人即使脱去了 70 乘 7 张皮，仍然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你了，这不再是外壳了。”而且，如此挖掘自己，用最直接的方式强行下到他的本质的矿井里去，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危险的做法。这时他如此容易使自己受伤，以至于无医可治。更何况倘若舍弃了我们的本质的一切证据，我们的友谊和敌对，我们的注视和握手，我们的记忆和遗忘，我们的书籍和笔迹，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不过，为了举行最重要的审问，尚有一个方法。年轻的心灵在回顾生活时不妨自问：迄今为止你真正爱过什么，什么东西曾使得你的灵魂振奋，什么东西占据过它同时又赐福予它？你不妨给自己列举这一系列受珍爱的对象，而通过其特性和顺序，它们也许就向你显示了一种法则，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不妨比较一下这些对象，看一看它们如何互相补充、扩展、超越、神化，它们如何组成一个阶梯，使你迄今得以朝你自己一步步攀登；因为你的真正的本质并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无比地高于你，至少高于你一向看作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你的真正的教育家和塑造家向你透露，什么是你的本质

的真正的原初意义和主要原料，那是某种不可教育、不可塑造之物，但肯定也是难以被触及、束缚、瘫痪的东西：除了做你的解放者之外，你的教育家别无所能。这是一切塑造的秘诀：它并不出借人造的假肢，蜡制的鼻子，戴眼镜的眼睛，——毋宁说，唯有教育的效颦者才会提供这些礼物。而教育则是解放，是扫除一切杂草、废品和企图损害作物嫩芽的害虫，是光和热的施放，是夜雨充满爱意的降临，它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和礼拜，在这里大自然被理解为母性而慈悲的；它又是对大自然的完成，因为它预防了大自然的残酷不仁的爆发，并且化害为利，也因为给大自然那后母般的态度和可悲的不可理喻的表现罩上了一层面纱。

当然，或许还有别的方法能使人找到自己，摆脱他一向如同飘浮在乌云里一样的那种麻木状态而回到自己，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能比省悟他的教育家和塑造家更好。所以，今天我要纪念一位导师和育人大师，我是应当引以为荣的，他就是**亚瑟·叔本华**^①——为了以后再纪念别的导师。

①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二 回归简单和诚实

兼顾独特天赋和全面能力的发展，培养完整的人。学者盲目地为科学献身，人性被弄得枯竭。叔本华教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回归简单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叔本华是真诚的，因为他是为自己写作，此外他还是欢快的、坚韧的。

倘若我想描述初次读到叔本华的著作对于我是怎样的事件，则请允许我在一个想象上稍作停留，在我的青年时代，这想象是如此经常而且迫切，非其他的想象可比。当我那时候耽于各种异想天开的愿望时，我常想，但愿命运会替我解除掉自我教育的可怕烦劳和责任，我会适时地找到一位哲学家做老师，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人们能毫不犹豫地听从他，因为人们信任他将超过信任自己。接着我自问：他循之教育你的原理会是怎样的呢？我又思忖，他对我们时代流行的两种教育原则会说些什么。一种原则要求，教育家应该立即发现其学生的固有长处，然后向之倾注全部力

量、养料和全部阳光，以帮助他将这个长处发展成熟，结出硕果。与此相反，另一种原则要求，教育家应该培育、关心现有的全部能力，使它们彼此形成和谐的关系。可是，难道我们要强迫一个显然有锻金艺术天赋的人学习音乐吗？我们要授权给切利尼^①的父亲吗，他一再逼他的儿子学“可爱的小号”，而这个儿子却称之为“该死的吹管”？在表现得如此强烈和确定的天资身上，我们不会说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和谐培养原则也许仅仅适用于较弱的天性，这类人身上虽然交织着众多的需要和倾向，但是无论整体地看还是个别地看，它们都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寻找一个人，他身上有着和谐的整体和多声部的协奏，我们在何处能惊叹一种和谐，竟超过一个像切利尼这样的人所具有的，在他身上，认识、欲望、爱和恨，一切都涌向一个中心，涌向一个根本的力，正是通过这个活的中心的强有力的支配地位，一个和谐的动力系统才得以在上下左右形成？那么，两种原则也许并非对立的？也许其一仅是

^① 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天才的金饰匠、雕刻家。

说，每个人应该是一个中心，另一仅是说，他也应该有一个圆周？我所梦想的那位教育家兼哲学家不但要善于发现中心之力，而且要懂得防止这个力对其余的力发生破坏作用。毋宁说，正如我认为是的，他的教育任务在于把那个整体的人培养成一个活的运动着的太阳和行星的系统，并认识其更高级的驱动机制的规律。

当时我未遇见这样的哲学家，我试试前一种原则，试试后一种原则；我发现，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相比，我们现代人显得多么可怜，哪怕只是在对教育任务的认真严肃的理解上。我们不妨心怀这样一种需要走遍德国，特别是所有的大学，绝不会找到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即使卑微和简单得多的愿望在这里也始终不能满足。譬如说，在德国人中谁若想认真地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演说家，或者谁若想进一所作家学校，他不可能找到导师和学校；在这里，人们似乎未常想到，演说和写作是一门艺术，若无最细心的指导和最艰辛的学徒期便不能学得。然而，在对于教育家和教师的要求上，我们时代的人既吝啬又愚昧，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更可耻地暴露了他们的夜郎自大。甚至在我们最优秀、受过最好教育的人那里，顶着家庭教

师名义的一切即已使人满足，怎样的怪僻头脑和迂腐课程的大杂烩常常被称作文科学校，当作宝贝，而与把一个人培养成人这个任务的困难性相对照，作为最高教育设施、作为大学的东西又怎么能使我们大家满足，什么样的领导人，什么样的机构！即使是德国学者们借以向他们的科学进军的那种令人惊叹的作风，主要也是表明了他们这样做时关心科学甚于关心人性，他们如同一支敢死队受命为科学做出牺牲，以吸引新一代前仆后继。科学工作如果不受更高的教育原则指导和限制，而只依据“多多益善”的信条一发而不可收，便必定会损害学者，就像 *laissez faire*（放任主义）的经济原则会损害整个民族的道德品质一样。谁还懂得学者的培养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他们的人性是不应该被割舍和弄得枯竭的，——而要能够正视这一问题的困难性，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大量的标本，那些人盲目地、过早地为科学献身，从而以一个驼背为其特征。可是，尚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一个更重要、更可怕、尤其是普遍得多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缺乏任何高级的教育。如果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现在培养不出一个演说家、一个作家——正因为没有培养他们的教育家；如果我们同样很容易明白，

为什么现在一个学者必定会被扭曲，会变得怪僻——因为是科学，从而是无人性的抽象物在培养他，——那么，我们最终要问：对于我们全体来说，不论是学者或非学者，高贵者或卑贱者，我们同时代人之中的道德楷模和名望究竟在哪里，我们时代一切创造性道德的有目可睹的典范究竟在哪里？一切时代的任何高尚的交往都致力于深入思考道德问题，这种深入思考到哪里去了？现在不再有这样的名望和深思了；我们事实上在消耗我们的祖先所积累的道德遗产，我们对之不图增殖，只知挥霍；对于我们社会中的这类事情，我们或者讳莫如深，或者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生硬空洞的方式谈论，这种方式适足令人反感。结果，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完全无视道德教育，或满足于形式主义。德行乃是一句空话，教师和学生对之一无所思，一句过时的空话，人们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不嘲笑就更糟，因为那样人们就弄虚作假。

要解释整个道德力量的这种乏弱和低落，是困难而复杂的；无论谁注意到上升时期的基督教对于我们古代世界的品德的影响，就都不会忽视正在没落的基督教在我们时代的相反作用，以及它越来越可能的命运。靠了它的高超理想，基督教超越了古代的道德体

系以及人皆有之的自然本性，以至于人们对这种自然本性麻木甚至厌恶了；可是后来，当他们尽管仍然知道、却无能达到更好更高的境界之时，不管他们多么愿意，他们已经不再能回到原来那个次好次高的境界，亦即那种古代的美德了。徘徊在基督教和古代之间，恐吓或欺骗的基督教道德和怯懦拘谨的仿古风尚之间，现代人活得很尴尬；从先辈继承来的对自然本性的畏惧以及这种自然本性重又焕发出的吸引力，在不论何处获得一个支柱的渴望，蹒跚在次好与更好之间的认识能力的疲软，这一切在现代人的心灵中造成了一种不安，一种迷乱，注定它一事无成，郁郁寡欢。未尝有过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需要道德教育家，也未尝有过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难找到这样的教育家；在瘟疫流行的时代，医生既是最需要的，同时也是最易受害的。现代人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医生，自己如此健康，如此稳固地用自己的足站立，因而竟还能支撑并且伸手援引别人？在我们的时代，最优秀的人格也被阴郁的氛围笼罩着，他们胸中进行的伪装与诚实的交战使他们陷入了永恒的烦恼，不敢信任自己，——因此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做别人的指路人和导师。